

故乡 老物件 老 屋

杨光武

承载着乡愁的老物件，是故乡的符号。它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记录着生活的点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些老物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们承载的历史和情感，永远不会被遗忘。

灼热的生命

面对我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会洒下热泪。（卡尔·马克思）

题记

舒宁晖/文

当我拿着一幅木板油画站在这幢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木房子前时，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这是某位绘画艺术家的故居吗？但是，院子里那块赫然镌刻着“中共温岭县委抗战时期活动旧址”的石碑告诉我，这是革命者梁耀南的故居。

我手中这件木板油画作品是梁耀南留给老梁的唯一遗物。老梁是梁耀南唯一的儿子。他是我早年在这一带驻村时认识的。虽然多年后我调离了这一带，但每次因公差或私事路过这一带时，我都会去他家坐坐。每次去老梁家，我们都会聊起那段历史和他的父亲。

这幅木板油画，老梁一直遗忘在自己的床顶上，蒙尘已久。也许，正因为被遗忘，这件梁耀南唯一存世的画作才得以保存下来，才能够让后人更全面地回溯一位革命家不凡的生命历程。

1930年夏天到1931年夏天这段时间，梁耀南以上海中华艺大学生的身份留学日本。川端画会深造。这幅木板油画所描绘的是一名身着深灰色西服的

男子和一名着浅色和服盘发髻的女子在野外郊游的景象。画作中粗犷的笔触和明亮的色调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印象派风格。

十九世纪下叶至二十世纪初，印象派成为欧洲画坛主流，并逐渐影响至亚洲。川端画会是二十世纪初至抗战开始这段时期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印象派油画的两所主要学校之一，另外一所是李叔同、刘海粟等大家曾问道的东京美术学校。二十世纪初，国内学术界西学渐进，借道日本是探寻欧美学术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途径之一。深得时任上海中华艺大校长陈望道先生赏识的梁耀南，被推荐至日本求学以获得艺术成就上的进一步提升。

面对这件个人艺术风格渐成的油画作品，我感叹：一个可以毕生拿画笔的人！

这样就安生了。老梁淡淡地回应道。

但是，梁耀南的内心注定是不安生的。梁耀南去世时，老梁年仅三岁，关于父亲的生平，他基本是从其母亲和父亲战友的口中获知的。

梁耀南的出生地位于温黄平原的母亲河——金清大河的拐弯汇流之处。金

清大河蜿蜒百余里，养育了百万生灵，但也会泛滥祸及两岸。有史记载以来，因汛情造成民情激变已非罕事。一八四八年七月初五，平地水高八尺许。求官开闸未成，五万余人持锄往毁金清闸坝。一八五一年夏，大水，乡民往毁坏金清闸坝，守备率兵往捕，民多落水死。一八五六年五月，大水，金清闸不开，水乡聚众数万前往掘坝毁闸，闸外人聚众拒之，枪炮轰击，死者数十人。可以想见，该地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民与恶势力的抗争史。我不会贸然把金清大河两岸乡民的抗争史解释为大河流域的彪悍民风使然，但因汛情导致的苦难显然磨砺出了这些乡民深入骨髓的不屈精神。我曾冒然猜度梁耀南传承于此乡本土的不畏恶势力的抗争基因，是引导其走上革命之路的诱因之一。当然，老梁的内心自有他的不同解读。

虽然地处常被大河泛滥所淹没的贫瘠之地，但当时的梁家过的是吃穿不愁的富足生活，也有足够的财力供家里的两个儿子离乡去新学堂求学。大哥梁耀东在临海省立第六师范读书，梁耀南就读临海省立第六师范附小。但平坦顺遂的求学之路，注定不是梁耀南对生命的

追求。1926年，梁耀南在就读临海省立第六中学三年级时，受进步思想影响带头参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时值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准备北伐，他又欲投奔黄埔军校，但终未成。在就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期间，梁耀南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上海进步文化界活动。也许，在此阶段，他的内心已经为革命思潮灼热。在1931年夏结束日本留学回国后，他毅然投入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中。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作为艺术者的梁耀南已经被革命的火焰点燃，涅槃为革命者。他已与家人期待的安生生活彻底告别。

在接下去的十年时间里，梁耀南要把自己燃烧得更为彻底。

因为历史的原因，关于梁耀南的个人遗物和档案资料极为稀少。即便如此，我们也能从老梁的口述和有限的史料中感受到九十年前那生命迸发出的澎湃力量。1932年至1933年间，他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多次回到家乡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怀揣革命者的使命感，梁耀南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他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兴建

金清闸的工人。他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利用地域和人脉优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宣传减租减息，开展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他雷霆般的革命行动最终激怒了反动势力。在遭受多次围捕革命无法开展后，他转战上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梁耀南响应全国文联、文化工作者回乡为抗日服务的号召，再次回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并成立全县抗日救亡团体。此时的他，已经从一名革命的冲锋者成长为扛起一方革命大旗的指挥者。中共温岭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梁耀南任书记，温岭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至次年，正式成立中共温岭县委。我与老梁多次促膝交谈时所在的这间百年老屋，就是当时温岭县委的活动场所。正是在这幢低矮、逼仄的二层木楼里，梁耀南点燃了温岭革命的猛烈烈焰。他也最终在这里彻底燃烧了自己的生命，直至灰烬。1941年下半年，因多次在狱中关押落下病根，并被限制外出就医，梁耀南最终在病痛中离世，时年32岁。

此刻，他的生命终于安生了，在点燃自己、照亮一直深爱的这片土地后。

木棉花开（一百零八）

不惑/文

这时王家壮已经带了两个安保人员过来，他拿过王骁的记录看了一遍，说：刘向东、陆少冰、陈峰、李名茗和邵天华都跟我过来一下！

学校保卫科办公室。

王家壮在逐一询问他们的时候，木棉让马建军去调用晚自习考勤记录。拿到后，她抽出商秘9202班那张名单，发现晚自习缺课的有五人，但这五人中并没有南山苑1011寝室的失窃物品事前目击者。

木棉眉头微蹙，眼神因思考而略显凝滞。突然，她转向刘向东问道：洗澡前，把衣服脱下放入储物柜时你有没有把钱掏出来过？

绝处逢生第三十二章

江鑫荣/文

正当他俩聊得兴起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声音。他们循声望去，看到念雅正急匆匆地赶来，一席洁白的裙，看上去清雅淡俗。

纪凡拍拍薛承的肩膀，调侃道：你的小娘子来喽！

恭喜你，薛总！念雅气喘吁吁地来到他的面前，一脸喜悦。

怎么来迟了？薛承问道，又体贴地替她拿来一杯香槟。

念雅气呼呼地说：城里城外到处堵车！害我差点错过了你的开业典礼。

竟然迟到了，看来你这位老板娘不够称职呀！纪凡打趣道。

念雅四处张望一下，笑着说：羽伈呢？不会被你忘在哪个角落了吧？还是她没有收到邀请函呢？

借我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忘记她！

刘向东一愣，回忆了一下说：有！当时有三个人在，两个是经管班的，一个绰号叫“小冬瓜”，另一个名字不清楚，还有一个是财会9201班的，好像叫什么兵的。

木棉立马翻到经管9203班的考勤表，三人缺席晚自习。然后，她又抽出财会9201班那张考勤记录，发现两人缺席，而且名字里都带了“兵”。

她让马建军去叫经管9203班的干事和财会9201班的干事，马建军问：其他经管班不用叫吗？

木棉：暂时不用，因为其他经管班在南山苑，离这里有点远，先不考虑。

马建军了然地点头，风一般去了。

那两位干事到达后，木棉分别递给他们一张考勤表，说：经管9203班哪一个是“小冬瓜”？财会9201班今天晚上缺席的，哪一个傍晚去洗过澡？去查

薛承马上插了句话解释道。

念雅嘟起小嘴，杏眼一睁，或者是你不让她出来抛头露面呢？

得！说不过你！纪凡朝薛承揶揄道：怪不得说女人若是无理起来，那绝对是天下无敌。我打住，我投降！

真是一物降一物。薛承笑道。对了，羽伈她人呢？

临时接到了出差通知，据说这个项目很重要，她实在推不掉。她特地嘱咐我，让我把她的万分歉意带到，她怕你忙，就没有打搅你，准备回来后再向你请罪。纪凡说。

薛承点点头，笑着说：她是女强人，当以事业为重。

你的夫人爽约了，自然由你这个当老公的负责补偿。念雅打趣道，一脸俏皮。

谁要负责了？忽然从后面传来百里焱的声音。百里焱向大家打声招呼后，又对薛承恭贺一番。

你来得正好，你来评个理。念雅

一把挽住百里焱的胳膊：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羽伈竟然没有到场，大家都到齐了，唯独差她一个，你说这个情况是否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她这个老公负责补偿我们呢？

百里焱狡黠地说：纪哥，我姐说得有道理。俗话说，夫妻之间有福同享，有过同当，羽伈犯错了，肯定要由你进行弥补呀。

纪凡一脸无奈地摇摇头，苦笑道：

你俩不愧是亲姐弟，的确是一个鼻孔出的气。

真理是站在多数人这边的，你认为该如何补偿呢？念雅反问道。

何况我们又不远万里地来到你的地盘呢！百里焱笑着说，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看来我是被你俩给讹上了！纪凡笑道：晚上我做东给你俩接风洗尘，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难为你了！薛承朝纪凡笑道。

勉勉强强接受吧。念雅和百里焱

下林一恺，他在南风苑2007寝室。

林一恺很快被叫过来，木棉示意张溪斌陪着“小冬瓜”，她把林一恺带到另一处问话，商秘班刘向东今天晚上在洗澡房储物柜存放五百元钱的时候，你看到了？

林一恺的目光有一刹那的躲闪，木棉捕捉到了。

好几个人都看见了啊！林一恺故作轻松地说。

今天晚自习你不在，去干什么了？木棉换了个问题。

出去打游戏了，9:00进的校园。

哪家游戏厅？谁能证明？木棉紧追不舍。

星光游戏厅。老板可以证明。

木棉过去对张溪斌说：只能辛苦你再跑一趟，问清楚星光游戏厅老板他是不是一晚上都在那里。

王家壮那边问话结束，没发现和窃案有用的线索。

二十分钟后，张溪斌气喘吁吁地回来，趴在木棉耳边说了一句。木棉发现林一恺似乎想努力听清楚说的什么，他的神情也有点紧张。

晚自习7:00开始，你一直没去教室，但去游戏厅的时间将近8:00，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你去哪里了？去干什么了？

林一恺强作镇定：我在校园外瞎逛，散散步，吹吹风挺好的。

正值初春，天气还冷得很，散步吹风，亏他想得出来。木棉冷冷一笑。

去门卫处调用出门签到记录！木棉淡淡地盯着他，笑笑。林一恺嘴角抽了一抽，硬挤出一丝笑容，但笑得牵强而难看。

（未完待续）

横空出世（下）

一把挽住百里焱的胳膊：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羽伈竟然没有到场，大家都到齐了，唯独差她一个，你说这个情况是否很严重，是不是需要她这个老公负责补偿我们呢？

百里焱狡黠地说：纪哥，我姐说得有道理。俗话说，夫妻之间有福同享，有过同当，羽伈犯错了，肯定要由你进行弥补呀。

纪凡一脸无奈地摇摇头，苦笑道：

你俩不愧是亲姐弟，的确是一个鼻孔出的气。

真理是站在多数人这边的，你认为该如何补偿呢？念雅反问道。

何况我们又不远万里地来到你的地盘呢！百里焱笑着说，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看来我是被你俩给讹上了！纪凡笑道：晚上我做东给你俩接风洗尘，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难为你了！薛承朝纪凡笑道。

勉勉强强接受吧。念雅和百里焱

谢谢！薛承笑着说。

两人并未展开话题畅聊下去，而是站在那里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彼此怀揣复杂而又尴尬的心情，就在此刻，他们仿佛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原来那天晚餐之后，叶亦双就开始刻意地躲着他。她不希望他离开宏远集团，但又没能力改变这个结果，只好独自承受这份苦楚。薛承曾多次想改变她的想法，但都失败了，在热脸贴了几次冷屁股后，他就慢慢淡开了。薛承认为事出突然，还是让她先冷静一段时间后再说，也许她会想通，会想到他的难处，想到他的迫不得已。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想失去这份胜过亲情的友情，他的退出只是暂时避其矛盾而已。

在开业前一天，他给叶亦双打电话想邀请她参加，但是她没接。无奈之下，他给叶亦双留了条短信。薛承以为叶亦双不可能来，没想到，她给了他一个开业惊喜。

（未完待续）